

野玫瑰 (四幕劇)

劇中人

夏豔華

王立民的妻子，年二十六。

王立民

她的丈夫，北平偽政委會主席，年五十八。

曼麗

她丈夫前妻的女兒，年二十。

劉雲樵

她丈夫前妻的內姪，年二十七。

王安

她的僕人，年五十。

秋痕

她的丫頭，年十九。

警察廳長

她的狗，年三十六。

第一幕

王立民家客廳，陳設堂皇富麗。

(幕開時，王安正打掃，秋痕持毛帚入。)

第一幕

秋痕 王安，劉先生起來沒有？

王安 假如劉先生已經起來，他決不會在床上打鼾，假如他還在床上打鼾，他一定沒有起來。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秋痕 貪嘴！

王安 秋痕，你昨天告訴我，劉先生是老爺的什麼人呢？是親戚，對不對？

秋痕 當然是親戚。他是從前太太的姪兒。

王安 他既然是從前太太的姪兒，幹嗎現在的太太對他那麼好呢？

秋痕 這有什麼奇怪？劉先生來此是客，主人對客人總應該好的。

王安 一位主人對客人好，是應該的，一位主人對客人太好，是不應該的。

秋痕 胡說八道！

王安 這不是胡說八道，這是世故人情。

秋痕 你懂什麼？

王安 這一類的事情，本來相當地微妙。有時我覺得我很懂，有時我又覺得我莫明其妙。但是每次我想到，我吃的鹽，可以比得上你們年輕人吃的飯，我過的橋，可以比得上你們年輕人走的路，我似乎不應當看輕我自己。

秋痕 你這該死不死的東西！

王安 秋痕，我覺得你樣樣都好，就是罵人這一點不好！

秋痕 像你這樣的老壞蛋，還不應該罵嗎？

王安 秋痕，你知不知道罵人是頂危險的嗎？

秋痕 有什麼危險？

王安 六十五年以前，宛平縣七星村有一個青年的農人。他養了四條豬，有一天他不小心，豬圈門沒有關好，四條豬通通跑出來，把鄰家一塊地上青菜，吃了個精光。裏面走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跳起腳罵了他一頓。他回家氣不過，到茶館找了一個會說話的媒人，備了一份隆重的禮物，不到兩個月，就把這個女孩子抬回家了！這一個青年的農人，就是我的父親！

秋痕 那一個罵人的女孩子就是你的母親嗎？

王安 不，她不是我的母親！

秋痕 怎麼的呢？你不是她生的呢？

王安 這就是問題了！我剛出世的時候，連眼睛都還沒有睜開，我知道是不是她生的？

秋痕 王安，你真是一個老混蛋，連你的母親都不知道！

王安 我當然知道，我知道她不是我的母親！

秋痕 幹嗎不是呢？

王安 假如她是我的母親她幹嗎每每要同我父親吵架，一直把我父親氣死呢？父親死的時候，我纔五歲，我母親扔我在孤兒收容所，她就跟着另外一個男人跑了！你想，她還是我的母親嗎？

秋痕 哈，哈！原來你的母親是這樣一個怪人，所以養下你這樣一個怪物！

王安 得了罷！你又要罵人了！

秋痕 罵了你又怎麼樣？

王安 萬一出了危險，恕不負責！

秋痕 不要臉！（順手給他一毛帚。）

王安 君子動口，小人動手！

秋痕 你還想捱兩下嗎？

王安 好了，好了！讓我們談正經話罷。

秋痕 你有什麼正經話？

王安 這位劉先生是幹嗎的？

秋痕 據說剛從英國回來，是學鐵路工程的。

王安 他幹嗎不在南方，偏要到北方來呢？

秋痕 王安，你真是個老糊塗！中國的鐵路，全給日本軍隊佔了，他是學鐵路工程的人，他不

到北方來，他到那兒去呀？

我看小姐對他也不壞。

小姐昨天晚上告訴我，她從來沒有遇着像劉先生這樣好的人。

這是小姐對你說的嗎？

當然是，小姐什麼事都告訴我。

他們表兄妹，從前全沒有見過面嗎？

面是見過。但是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那時大家還是小孩子呢！後來劉先生一家人，從

天津搬回無錫，就沒有機會見面了。

劉先生的父母還在無錫嗎？

無錫那兒能呆？房子燒得一間不剩！他們早就搬到上海租界去了。

劉先生家裏想來很有幾個子。

從前到是不错，自從戰事起後，無錫的紗廠，全部燒燬，現在聽說生活也很窮了。

所以劉先生不能不到北方來找事。

當然嘍。

日本人把他的財產毀了，他還要替日本人作事，我看這位劉先生也太沒有骨頭！

呸！王安你說這句話，該遭雷打！你有骨頭？你還不是給別人當奴才！

王安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秋痕 難道劉先生又有辦法嗎？一個人活着，就不能不吃飯。

王安 但是——

曼麗 （在房中叫。）秋痕！秋痕！

秋痕 唉，來了！（從左出。）

王安 （沉吟。）一個人活着，就不能不吃飯！但是幹嗎一定要吃仇人的飯呢！

（劉雲樵從右入。）

王安 劉先生這樣早！

雲樵 還早嗎？（看手錶。）已經九點鐘了。

王安 這兒家裏的人，只要十點鐘起得來，就算早得了不起了。

雲樵 是嗎？

王安 劉先生你餓嗎？讓我去替你開早餐。

雲樵 還不餓，回頭等大家起來一塊兒吃好了。

他們一家人，從來沒有一塊兒吃過早餐。各人有各人的方式：老爺起來，在書房裏吃托斯忒和咖啡；太太起來，在洗澡盆裏，吃人參燕窩粥；小姐起來——不，小姐根本不起來——她醒了，坐在床上吃桂元湯加雞子。劉先生，你吃早餐採取什麼方式呢？

雲樵 我什麼方式也沒有。

王安 那麼你想吃什麼東西呢？

雲樵 什麼我也不想吃。

王安 劉先生，你總不能夠「枵腹從公」呀！

雲樵 現在我還是一個失業的遊民，根本上談不到什麼「從公」——真想不到，你

是一位用人，說話到這麼文雅！你從前讀過書嗎？

王安 像我們這樣的人，那兒說得上讀書？不過勉強湊合來說，我們家裏還算得「世代書香」

呢！

雲樵 是嗎？這可了不起！

王安 我的曾祖在衙門裏送公文，我的祖父在鄉村替人算八字，後來我父親倒了霉，田地房子

賣光，在大街挑着擔子收字紙。劉先生，你看，這不是「世代書香」嗎？

雲樵 （笑）你這個人真有趣！你叫什麼名字？

王安 劉先生喜歡叫什麼就叫什麼好了。

雲樵 笑話！一個人自己總有一個名字呀！

王安 當然，我也和旁人一樣，自己有一個名字，但是到這兒來以後，太太總嫌我的名字不好

聽，一定要叫我「王安」，所以現在我就是王安了。

雲樵 王安，你來此地多久了？

王安 一年零三個月十三天。

雲樵 (笑) 你記得這樣清楚！

王安 作我們這樣工作的人，樣樣事體都要記清楚！

雲樵 好極了！王安，你可以替我倒一盃茶嗎？

王安 劉先生吩咐就是了。(倒茶。)

雲樵 (飲茶沉思) 王安，這個茶的味道很特別，這是什麼茶？

王安 這是福建的「鐵觀音」；牠沒有西湖龍井那樣醇，沒有北平香片那樣膩，沒有雲南普洱那

樣粗，沒有印度紅茶那樣俗，牠的妙處就在簡單而有力量，劉先生你喜歡牠嗎？

雲樵 我很喜歡牠。

王安 我們的太太也很喜歡牠。

雲樵 是嗎？你們的太太爲人怎麼樣？

王安 我們的太太，是一位最聰明能幹的女人。老爺已經夠利害了，但是他完全不是太太的敵手，太太說十句，老爺不敢聽九句半。不要說老爺，就是這兒政府裏邊許多的要人，都要聽我們太太的調度。卽如像警察廳長，他簡直是太太的一條狗！

雲樵 這麼利害嗎？

王安 是的。劉先生，你以後作任何事體，須得要提防着她！

雲樵 我想，我也沒有什麼須得要提防她的事體！

王安 這也難說。你記在心裏好了，說不定這個消息對於你有很大的用處！

雲樵 我們看罷。你們小姐呢？她也和你們太太一樣的聰明能幹嗎？

王安 聰明到還聰明，不過能幹就差遠了。她還是一位天真爛漫的小孩子。

雲樵 你們老爺很喜歡她嗎？

王安 就是因爲這一個關係，劉先生不妨和她多多接近，以後對於劉先生，可以有很多的幫

助。

雲樵 王安，你替我想得太週到了！謝謝你對我這樣關心！

王安 對劉先生關心，是我們當下人的責任。因爲我知道，在最近的將來，劉先生在這一個家

庭裏邊，地位是很重要的。

雲樵 王安，你想得太遠了！

王安 難道這不是事實嗎？——劉先生你請坐一會。在老爺沒有起來以前，我還得去把書房打

掃乾淨。（走至門首。）劉先生假如以後有什麼疑難事體，需要小的幫忙，小的是很願

意的。

雲樵 謝謝你！

王安

（轉來。）對了，還有一件小事情，須得告訴劉先生。昨天晚上老爺在書房和一些政府要人談得很夜深。劉先生不妨打聽打聽，也許是政府裏邊，有什麼調動，劉先生可以趁此機會，給老爺說說，找一個好差事。

雲樵

這自然是你一番好意，不過我剛來此地，也許還談不到這樣的事情。

王安

劉先生，讓小的講一句冒昧的話。出門的人，到處留心，總是好的。

雲樵

王安，你這個人心眼真好！

（王安出，雲樵徘徊沉思。外面有脚步聲，雲樵急退坐沙發。曼麗輕開房門出，劉故作不知。曼麗以手撫肩，劉持其手。秋痕隨出，見狀，微笑而出。）

雲樵

表妹，睡好了沒有？

曼麗

睡好了，謝謝你！表哥，你呢？

雲樵

睡得還不錯。

曼麗

表哥，你吃東西沒有？

雲樵

就算吃了罷。

曼麗

這是什麼話！王安這個東西是幹嗎的？我得叫他！

雲樵

不用叫他了。剛纔他問過我，我說不想吃。表妹，我們一塊兒到外邊去吃，好不好？

曼麗

一塊兒到外邊去吃嗎？好！

雲樵

表妹，今天我們到那兒去玩呢？

曼麗

讓我想想。我們先到德國飯店去吃早餐，早餐後到北海去滑冰，兩點鐘在六國飯店吃午飯，三點鐘進光陸看電影，五點鐘溜王府井大街，七點鐘再到北京飯店去吃飯跳舞，今天是星期六，那兒特別熱鬧。你看我的計劃怎麼樣？

雲樵

（笑）你已經計劃得這樣詳細了嗎？

曼麗

昨天晚上睡不着的時候，就計劃好了。

雲樵

這樣說來，你昨天晚上沒有睡好了。你剛纔不是說，你睡得很好嗎？

曼麗

那是下半夜的事情。上半夜一點也沒有睡着。

雲樵

有什麼人打攪你嗎？

曼麗

因為他們在書房開會，我的寢室，就在書房旁邊。

雲樵

什麼人開會？

曼麗

還不是那些日本顧問警察廳長和父親。他們常常開會，我到不在意，因為聽不清楚。昨天晚上不知道為什麼，聽了他們一點聲音，我就睡不着了。

雲樵

你知道他們討論什麼重要事情嗎？

曼麗

好在表哥不是外人，要是外人，我講，父親又要罵我了。

雲樵

既然表妹不相信我，就不要講了罷。

曼麗 表哥真會冤枉人！我不相信表哥，我又相信誰呢？並且我心裏還有點爲難的事情，想請表哥替我解決。

雲樵 那麼你講好了，希望我能夠幫你一點忙。

曼麗 因爲我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我爽性起來披起大衣，偷偷走到窗前去聽。

雲樵 你聽見什麼呢？

曼麗 我聽見他們正在討論逮捕游擊隊的事情。他們拿出一個名單，裏面有一個還是我的熟人呢！

雲樵 是那一個人？

曼麗 就是薛汝康。

雲樵 薛汝康是什麼人？

曼麗 就是北京大學的教授！

雲樵 這就奇怪了！

曼麗 你說不是嗎？真想不到，他那樣的人，會作游擊隊的領袖！

雲樵 真是奇怪極了！名單裏面還有什麼人？

曼麗 旁的他們也提到幾個，因爲我不認識，也就不記得了。他們再談下去，談到一些旁的事情，沒有什麼大意思。我覺得冷，沒有聽完，就回房睡覺，但是老睡不着。

雲樵 爲什麼？

曼麗 因爲薛三小姐是我頂要好的朋友。現在她父親作出這樣的事情，一定有性命的危險，我應不應該救他呢？不救，對不起朋友，救，你知道我父親的脾氣，萬一發現我——我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雲樵 這件事情當然很困難，不過我看還是不救好了。處着現在的時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薛汝康既然要加入游擊隊，是他自己找死，你乾脆就讓他死好了。據我所知道，這幾個月以來，姑父已經鎗斃了許多南方的間諜，殺一個人，就像宰一隻雞，你救得了這樣多嗎？

曼麗 但是我總覺得他們這一羣人很可憐！父親也太殘酷了！

雲樵 現在的世界，根本就是一個殘酷的世界。你不殺掉別人，別人就要殺掉你。姑父既然替日本人作事，自然時時刻刻有許多人想謀害他。昨天晚上他告訴我，前兩天西河沿那一個炸彈，要是快一秒鐘，他已經沒有命了。他不殺人怎麼成？

曼麗 表哥，你今天的態度，和昨天晚上又不一樣了。昨天晚上，你還勸父親不要殘殺無辜的青年，今天你說話，又這樣贊成他的舉動。

雲樵 不但今天。昨天晚上，姑父對我解釋一切，我對於他的處境，立刻就表示同情了。你記得，姑父還稱贊我爲人明白，不是嗎？

曼麗 表哥，你真的贊成父親的行爲嗎？我常常覺得他不對。我們家裏生活也夠舒服了，爲什麼父親一定要去幫助日本人，來和本國人作對呢？

雲樵 表妹的話，自然很有見識，不過目前我最需要的，就是姑父喜歡我。

曼麗 爲什麼要他喜歡你呢？

雲樵 這還用說嗎？他不喜歡我，我不是什麼都完了嗎？

曼麗 我不懂你的意思！

雲樵 你總有一天會懂的！

曼麗 我永遠也不會懂，我永遠也不想懂！

雲樵 我們以後再看罷。——表妹，你看，這一個花瓶真漂亮！

曼麗 這一個算什麼？父親書房裏那一個纔漂亮呢。

雲樵 怎麼？比這一個還要漂亮嗎？表妹，你們家裏真了不起！不但人漂亮，連花瓶都這樣漂亮。

曼麗 你的意思是說我繼母，是不是？

雲樵 這看你怎樣解釋。

曼麗 三年以前，我的繼母是上海頂頂大名的紅舞星，表哥住在上海，難道會不知道她嗎？

雲樵 那個時候，我在南洋大學讀書，一天到晚摸書本，從來沒有機會進跳舞場，我那兒會知

道她呢？

曼麗 便是昨天晚上，你們兩人似乎很談得來。

雲樵 那兒的話？昨天晚上同我頂談得來的，只有表妹了。

曼麗 我嗎？表哥，你真會拿人開玩笑！

雲樵 表妹，你又不相信我了。

曼麗 我當然相信你，剛纔我不是相信你，把薛汝康的事情，完全告訴你了嗎？

雲樵 只要表妹肯相信我，一切事情，都好辦了。

曼麗 我不懂你的意思！

雲樵 你總有一天會懂的！

曼麗 我永遠也不會懂，我永遠也不想懂！

雲樵 不懂也罷。我們的早餐問題怎麼辦呢？

曼麗 你等着我去換一件衣服就來。

（曼麗入。雲樵拿出皮包，用鉛筆在毛票上隨便畫幾筆，鼻中哼情歌，畫完仍放在皮包

內。豔華入。）

哦，姑母起來得真早！

豔華 雲樵，你知道昨天晚上你第一次用這個新名詞來叫我，我心中感覺無限的滑稽嗎？

通常一個人要有一種滑稽的感覺，必須先要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從這一點觀察起來，你的生活態度比從前高明多了！

高明不高明，我不知道，但是世界上誰又知道呢？假如你要說我現在的頭腦清醒，三年以前，我的頭腦也並沒有糊塗。雖然我成天成夜同各式各樣的人鬼混，然而一切的事情，在我眼光裏面，太清楚了。老頭子對我表示好感，是想利用我開開心，中年人願意同我來往，是想利用我的名聲，顯顯他們交際的本事，當然也有一些年輕可憐的小孩子，誠誠懇懇地走來訴說他們的愛情，但是我明明知道，他們的愛情就像膀子泡一樣，紅紅綠綠，非常好看，只要輕輕一口氣，立刻就吹破了！人生就像演戲一樣，那兒認得真？我們既然粉墨登場，也就只好隨便唱唱，等到夜闌人散，一切是非善惡，喜怒哀哀，很快地就被人忘記得乾乾淨淨地了！

雲樵，我看你——

豔華，你居然又叫我豔華嗎？你這個甜蜜的小孩子！假如你肯答應我，不再跳黃浦江，不再服安眠藥，我真想再抱一抱你！

胡鬧！你還是從前那樣的脾氣！

那麼你現在對我也還是從前那樣的感情嗎？

那就不敢擔保了！

雲樵

豔華

雲樵

豔華

雲樵

豔華

雲樵

【藍華】（嘆氣。）這是多麼可惜的事情！雲樵，你說這樣的話，不怕傷我的心嗎？
【雲樵】假如一個人根本沒有心肝，他從那兒傷起呢？

到北平來快兩年了，從來沒任何人對我有真感情，因此也從來沒有人罵過我，今天第一次又聽見你罵我，我真高興！

【雲樵】我不相信，我們兩人中間，還談得上什麼感情！

【藍華】一點感情都沒有了嗎？

【雲樵】就算還有一點，已經送進歷史博物館去了。

【藍華】雲樵，你不覺得能夠送進歷史博物館的東西，多半是最值得人留戀的東西嗎？
【雲樵】我從來不留戀。

【藍華】真的嗎？

【雲樵】真的！

那麼，過來，規規矩矩地坐在那兒，我要問你一句話。

【雲樵】我坐下了你有什麼話要問？

【藍華】雲樵，你這一次到北平來幹嗎的？

【雲樵】來找事。

【藍華】找什麼事？

雲樵 什麼事都可以，只要有飯吃。

豔華 你這種話，驅鬼都不信！

雲樵 信不信由你！

豔華 雲樵，你知道北平是淪陷區域嗎？

雲樵 當然知道。

豔華 你知道日本人是我們的仇人，我們替仇人作事的就是漢奸嗎？

雲樵 這個問題現在不能考慮了！

豔華 難道你就是這樣糊塗嗎？

雲樵 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要拿這樣的話來責備我？你根本沒有資格！

豔華 爲什麼我沒有資格呢？

雲樵 你只消想想：你的丈夫是一個什麼人！

豔華 他根本不是我的丈夫，我們中間沒有絲毫的感情成分，他的行動，他自己不負責任，難道你還叫我替他負責任嗎？

雲樵 你同你丈夫既然中間沒有絲毫的感情成分，當初你爲什麼要同他結婚呢？

豔華 那完全是因爲他一句話。

雲樵 這句話怎樣解釋？

豔華 這完全是因爲他一句話。

【豔華】

那個時候，我已經有點厭倦舞場生活了。我的年齡，轉瞬就是二十五歲。新興幾家舞場，招來幾位舞星。她們都比我年輕，至少和我一樣地漂亮，平時捧我的人，有一部分漸漸轉移目標。我內心感覺無聊和恐慌。你姑父到上海來，一見面就喜歡我，差不多每天晚上到我的舞場，常常請我到外邊去吃飯。我們漸漸熟了。像他那樣五十歲的老頭子，當然我談不上喜歡他，不過我知道他很有錢，很有政治上的勢力，而且他談話，到是滿有風趣的。一個多月以後，有一天晚上，意想不到的奇事，居然發生了！

【雲樵】

什麼奇事？

那一天晚上，你姑父來到舞場，照例把台子包了。他只同我跳舞了一次，他說如果我也一定要跳舞，他願意坐在那兒，和我談天。他談了許多不相干的事情，最後他說：一位女人的青春沒有幾年。最聰明的辦法，就是二十五歲以前，盡量多交一些朋友，二十五歲以後，盡量找尋一個丈夫，不然一生都要失悔的。其實他這句話，也是老生常談，然而在當時的我，卻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後來他——

【雲樵】

他就向你求婚了嗎？

沒有的事。後來他對我說，假如我願意找一位丈夫，他可以幫我一點忙。我說，我只有找丈夫的意志，但是我沒有找丈夫的感情。我對於世界上任何人，都沒有感情的。說到這兒，他到高興了。他說，自從他太太死後幾年，他不敢討第二個，就是怕又像從前太

【豔華】

太一樣，拿熱烈的感情，來壓迫他，束縛他，讓他呼吸都不自由。他認為婚姻不過是一種商業，男子出多少代價，女子就盡多少責任。社會上個個人都這樣想，個個人都這樣做，因為說開了不好聽，所以勉強搬一些漂亮字眼來裝門面，其實還不如打開窗子說亮話，還可以減少許多夫婦的紛爭。他現在不願意同我談論什麼愛情，他很願意同我商量一樁買賣。——

雲樵

這就是他對你求婚的話嗎？

豔華

當然是。他說，現在我既然需要一位丈夫，他又需要一位妻子，我不能發生愛情，他根本不要愛情，我們兩人不是剛好合作嗎？他問我要些什麼條件，我也問他要些什麼條件，我們都寫出來，大家仔細討論一陣。第二天請了兩位律師作證人，簽了名，蓋了章，一個存一份，一星期後我們就結婚了。

雲樵

結婚以後，你快活嗎？

豔華

根本上談不到什麼快活不快活。女人結婚不過是想取得一張長期的飯票，飯票到手了，心也就安了。其餘的事情，都是逢場作戲。

雲樵

豔華，你內心裏真是一點感情也沒有嗎？這一種沒有靈魂，沒有血性，沒有志氣的生活，你真願意長期過下去嗎？你精神上真是絲毫痛苦也沒有嗎？

豔華

痛苦嗎？談不上！不過官太太的生活，我近來又有點膩了。我心裏有時候忍不住幻想：

假如現在有一個年輕的小孩子，發狂地愛上了我，苦苦地要求我，誠懇地告訴我，我不嫁給他，他立刻就要死在我的面前，我也許會拋棄一切，跟着他走的！

我相信現在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傻子了！

誰知道！你敢一定嗎？

三年以前，我到不敢一定，但是三年以後——

三年以後，居然還有人冒一切危險，辛辛苦苦，跑到北方來。

你太諂媚你自己了！你完全不明白我的來意！

你的來意，也許我不明白，也許我明白幾分。

你明白什麼？

雲樵，坐下讓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你有什麼故事？

唐朝的時候，有一家人，生了一個孩子。五歲的時候，有一天一個和尚到他們家裏來

化緣，別的不化，單單要化這一個孩子作徒弟。兩夫婦不肯，和尚說，不送給我，這

個孩子一定會死！和尚走了，孩子一連病了七天，看看只有一線氣了，和尚忽然轉來，

再問兩夫婦要孩子作徒弟，兩夫婦沒有辦法只好答應。和尚對着孩子說了幾句話，孩子

立刻就起來了，跟着和尚到廟裏去。後來——

雲樵

後來怎麼樣呢？

後來這個孩子長成人了。十二年天天在廟裏唸經拜佛，不敢出廟門一步，因為老和尚不允許他。有一天老和尚不在廟，小和尚心裏悶得慌，偷偷走出廟門，走了不多路，看見叢林邊有一朵野玫瑰，開得異常地鮮豔。他不知道這是什麼，但是他心裏很喜歡牠。他呆呆地站在旁邊，什麼都忘去了。兩隻腳僵生了根一樣，一步不能移動。這樣好久，好久，老和尚轉來了。老和尚說——

雲樵

老和尚說什麼呢？

老和尚說，出家人應當戒除七情六欲，美麗的花，是不應當看的。十幾年的道行，經這樣一看，根基就毀壞了。假如他從今以後，回廟裏再修行十年，還有希望，要不然就墮落了。小和尚滿心追悔，回廟裏苦修苦鍊，老和尚把他鎖在後園，但是他心裏老繫念着野玫瑰，睡裏夢裏，打坐參禪，沒有一刻能夠忘記牠。這樣苦關了三年，依然沒有效果，最後他決心不顧一切，翻牆出去，跑到原來的地方去看野玫瑰，他發現野玫瑰已經——

雲樵

已經凋謝了，是不是？

不是，野玫瑰並沒有凋謝，牠開放得還是同從前一樣地鮮豔，而且高興地歡迎他。可是在野玫瑰旁邊，農人新種了一株豔玫瑰，氣味比野玫瑰香甜，顏色比野玫瑰美麗，小和

豔華

雲樵 尙心變了，他回轉身不理會野玫瑰，用全副的心力，全副的靈魂去欣賞家玫瑰。——不見得罷。

野玫瑰問小和尙爲什麼變了心，小和尙說：你生來就是野玫瑰，你自己願意隨風飄泊，墜瀾沾泥，世界上誰也不理會你，誰也不同情你，從前我喜歡你，是我一時糊塗，現在我明白了，我那兒能夠再歡喜你呢？

雲樵 你把事實弄錯了！不是小和尙不喜歡野玫瑰，是野玫瑰不願意小和尙喜歡牠。你是講現在嗎？

雲樵 不是，我是講從前。

雲樵 那麼你承認小和尙現在喜歡家玫瑰了！

雲樵 現在還不知道！

雲樵 恐怕這是不可逃避的的事情罷？

雲樵 你不明白！

雲樵 也許我太明白了！現在我要問的，就是小和尙對於野玫瑰，怎麼樣處理呢？

雲樵 讓牠自己處理自己好了。牠有的是辦法，牠常常都有獨立的能力，牠不需要人扶持。

雲樵 謝謝你！你到底還是牠的知己，因爲你看得起牠。（外面脚步聲。）那兒需要人扶持的家玫瑰來了！

(曼麗出。)

表哥，你等久了嗎？(見豔華)。哦，媽媽！

雲樵 表妹打算同我到北海去滑冰，可以嗎？

豔華 好極了！不過小心一點，不要絆交！

雲樵 姑母用不着擔心！(對曼麗)。怎麼樣？我們現在就去嗎？

曼麗 現在就去。

雲樵 對不起，姑母！回頭見！

豔華 回頭見！

(雲樵偕曼麗出。豔華到窗前，望他們。兩人在外面的聲音。)

曼麗 表哥，我不懂你的意思！

雲樵 你不久就懂了。

曼麗 我永遠也不懂，我永遠也不想懂！

(聲音漸漸遠了。豔華靜默沉思。忽然她回轉身來，走到花瓶，對着野玫瑰說。)

豔華 現在什麼人都離開你了！你還有力量扶持你自己嗎？

(幕)

第二幕

景同前，當天晚上。

幕開時，王立民生氣在屋中走來走去。抽煙，隨即把紙煙使勁擲在地上。
猛烈按鈴。王安入。

立民 你去請小姐來！

王安 小姐還沒有回來。

立民 到那兒去了？

王安 今天一早就同劉先生出去了。

立民 太太呢？

王安 陪着幾位客人在西客廳打牌。

立民 你去請她立刻到這兒來！

王安 是！

(王安出。)

立民 真正豈有此理！

(豔華入。)

有什麼事？

真氣人！

幹嗎這樣生氣啊？

昨天晚上決定要抓的人，今天下午六點鐘警察廳長派人去，通通跑光了！

幹嗎昨天晚上不立刻派人去，要等到今天下午六點鐘呢？

因為據偵探的報告，他們這一批人，白天都不在家，總要五點半纔回來。那知道六點鐘去，薛汝康家裏，人影子都沒有一個！

這樣說來，一定是有人走漏消息了。

當然是。但是他們怎麼會知道得這樣快呢？昨天晚上開會的，只有我們六個人。三位日本顧問，自然不會走漏消息。警察廳長和偵探長都是極可靠的人。你我是相信得過的。這件事情，我根本還沒有同你談到。曼麗從來不管政治。並且我知道她在房裏，也聽不清楚我們的聲音。我們提名字的時候，特別是很小聲的。這個消息，到底是誰洩漏的呢？讓我想想。

真奇怪！這兩個月以來，出的事情太多了，政府裏邊重要的消息，常常洩漏出去，我們的行動，好像他們都很清楚。前幾天西河沿的炸彈，也來得很意外。我想他們一定有極

豔華

立民

豔華

立民

豔華

立民

豔華

立民

豔華

嚴密的間諜組織。我非想法根本剷除他們不可！這一羣混賬東西！

豔華 立民，你知道曼麗和薛三小姐是好朋友嗎？

立民 那一個薛三小姐？

豔華 就是薛汝康的女兒。

立民 什麼？曼麗同薛汝康家裏的人有來往嗎？那麼一定是曼麗——

豔華 現在還不敢一定，等曼麗回來，你問問她好了。

立民 真想不到曼麗會——

豔華 你不要着急。事情還沒有弄清楚呢。在沒有確切證據以前，你也不能夠隨便冤枉曼麗。

曼麗平常對你是很親愛的，她也許不至於破壞你的事情。

立民 所以這就奇怪了！真氣人！好容易打聽出這一個線索，結果他們又跑掉了！

豔華 不用愁，慢慢探訪好了。你也應該休息一會。你用過晚飯沒有？

立民 吃過了。——對了，書房裏我還有一件重要的公事沒有批。我得趕快去。

（匆忙下。王安從外門入。）

王安 太太！

豔華 什麼事？

王安 警察廳長來了，要見老爺。

【豔華】老爺有公事，請他先到這兒來坐一會。

【王安】是。

（王安出，警察廳長隨入。）

【廳長】呵，王太太！你一個人在這兒嗎？真好極了！

【豔華】是的，我一個人在這兒。你有什麼話，要同我談嗎？

【廳長】沒有什麼！今天天氣還不錯！

【豔華】你今天晚上到這兒來，就是預備同我談天氣嗎？

【廳長】當然不是！——王太太，你身上這一件衣服是新縫的嗎？真好看！

【豔華】這一句話，已經有點意思了！還有呢？

【廳長】你這一雙鞋子也很漂亮！

【豔華】這一句話，我也不能說，不高興聽。你還能夠說什麼呢？

【廳長】你的頭髮燙得真妙，簡直同電影明星一模一樣。

【豔華】難爲你想出這樣一句俗不可耐的話出來！

【廳長】對不起！我的意思是說——

【豔華】你的意思是說什麼呢？

【廳長】沒有什麼！——實在是沒有什麼！

【豔華】那麼你要說的話都說完了？

【應長】也可以這樣說罷，不過——

【豔華】話說完了，你可以走了！

【應長】假如王太太不反對的話，我到願意在這兒多坐一會。

【豔華】你高興坐就坐罷，反正你多坐一會，沙發所受的損害，也不會很大的！

【應長】王太太，你人漂亮，講話也漂亮，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像王太太這樣漂亮的女人！自從我

第一次會見你，我就——

【豔華】你就對我發生愛情了嗎？無怪乎你屢次追逐我！

【應長】也可以這樣說罷！

【豔華】但是我有點不相信。

【應長】王太太爲什麼不相信呢？

【豔華】凡是發生了愛情的人，應當有許多自然的現象，但是照你今天這個樣子來看，一個現象

也沒有。

【應長】那一些現象呢？

凡是發生了愛情的人，第一個現象，就是吃得不得飯，枯瘦如柴，現在你看看你自己，長得這樣胖。第二個現象就是睡不着覺，精神頹喪，圍着眼睛，兩道又青又黑的大圓圈，

每隔一分鐘打一個呵欠，現在你精神飽滿，從進門到現在，沒有打半個呵欠。第三個現象就是愁容滿面，嘆聲嘆氣，恨不得離開世界人生，時時刻刻嘴裏都嚷着要自殺，今天你走進門來，高高興興，傻里瓜氣，說了一大堆廢話，沒有表示半點悲哀。你想，你還有什麼資格告訴我，你對我發生了愛情？

廳長 王太太，你不知道，我雖然沒有表示，我心裏的確是很悲哀的。

豔華 你心裏的確是很悲哀的嗎？爲什麼？

廳長 還不是因爲愛情不能達到目的。

豔華 你懂得什麼叫做愛情嗎？

廳長 這個——我懂。

豔華 你懂什麼？

廳長 愛情就是兩個人相好。

豔華 相好怎麼樣呢？

廳長 男的拿很多錢給女的，買衣服買手飾，修洋房，坐汽車，諸如此類的事情，都得要作，總而言之，就是要不怕花錢。這樣一來，女的心裏一定非常高興，男的無論要求什麼女的都答應了。

豔華 這就是你所謂愛情嗎？

應長 這是鄙見！

豔華 應長，你這個人真聰明，世界上像你這樣聰明的人實在是太少了！

應長 不敢當！

豔華 剛纔你講的這一套偉大的愛情理論，是你聽見別人講的嗎？還是你自己發明的呢？

應長 是我自己發明的。

豔華 真了不起！應長，你簡直是一個大發明家！

應長 王太太，太過譽了！

豔華 照你這樣的辦法，真是講愛情，將來世界上的土匪流氓忘八兔子，都可以講愛情了！

應長 王太太這句話，是在罵我嗎？

豔華 像你這樣的人，也值得我罵嗎？

應長 王太太！你罵罵也沒有關係。總而言之，我也是很愛你的。

豔華 把你的愛情，暫時收拾起來，放在腰袋裏罷，我今天沒有精神，再拿你來開心。——現在，告訴我，你今天到這兒來，有什麼公事？

應長 沒有什麼！——實在是沒有什麼！

豔華 那麼你是專誠來拜訪我的了？

應長 當然，當然！

【豔華】混賬東西！你敢在我面前撒謊嗎？剛纔王安進來報告，就說你要見主席，你進來的時候，並不知道我在這兒。你還要騙我嗎？你再也不說實話，從今以後，不許你再見我！我當然不敢騙王太太。今天晚上到這兒來，確是有一點小事。

【豔華】什麼事？

【廳長】天津日軍總司令部來了一個公事。

【豔華】關於那一方面？

【廳長】據天津偵探長的報告，南方新派來了一個間諜，在天津就有偵探跟隨着他，但是這個傢伙很利害，一溜就不見了！現在想必已經到了北京。日軍總司令部下命令來，無論如何，必須得抓住他。

【豔華】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廳長】據說是一位留學生的樣子，英文講得很流利，年齡二十七八，長長的身材，白淨的臉面。

【豔華】他叫什麼名字？

【廳長】他的名字常常變換，在天津住幾個旅館，每次都用一個新名字。假如現在在北京，就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了。

【豔華】你已經找出什麼線索沒有？

廳長 現在還沒有什麼線索。不過各方面，我都派得有偵探出去活動。

廳長 這件事情真有趣！廳長，以後打聽出來什麼消息，你可以馬上來告訴我嗎？我很想知道這一位年青人是誰。

廳長 只要王太太願意，一定遵命！

廳長 這到有點像讀一本偵探小說，你說不是嗎？

廳長 是的！

廳長 我現在有點疲倦了，讓我在這兒休息一會。你自己到書房去同老頭子談罷。

廳長 好的，好的！（走，又轉來。）但是，王太太，關於我們的愛情呢？

廳長 哈，哈！我們中間，有沒有愛情，我還得仔細考查一番，以後再說罷。

廳長 王太太，只要你知道——

廳長 我已經知道了。再見！

廳長 再見！

（廳長剛欲出，曼麗借雲樵從外門入，廳長停步。）

曼麗 啊，你們回來了？幹嗎這樣早就回來？

曼麗 本來還想在北京飯店多跳舞一會，人太多，擠都擠不通，所以就先回來了。

曼麗 早一點回來也好——哦，對了，讓我來替你們介紹。這位是警察廳長，這位是劉雲樵劉

先生。(兩人握手。)

劉先生到這兒多久了？

剛到不久。

劉先生是剛從英國回來的，學的是鐵路工程。他同我們是親戚。

真好極了！希望以後有機會多領教！

廳長太客氣了！

劉先生請寬坐一會。我還有點事體和主席商量。對不起，失陪了！回頭見！

回頭見！

(廳長出。)

今天玩得很快活嗎？

還不錯！

很累嗎？

我到沒有什麼。只恐怕表妹太辛苦了！

表哥真客氣！

姑母今天沒有出去嗎？

下午剛想出去找一位朋友，那知道家裏又來了幾位客人，打了幾圈牌。牌還沒有打完，

就遇着你姑父回來大發脾氣，我只好請人代替，到客廳來，現在還沒回去呢。

姑父爲什麼發脾氣？

就是關於薛汝康的事情。

薛汝康是誰？

薛汝康怎麼樣？

薛汝康是從前北京大學的教授，現在是西山游擊隊的隊長。昨天晚上，偵探長探訪出

來，今天下午六點鐘警察廳長派人去抓他——

抓住了嗎？

沒有抓住。不但薛汝康沒有在，連他家裏的人和他的同黨一齊逃得無影無踪！

啊！

所以姑父就很生氣。

還怕不是嗎？你姑父猜想，一定有人事先走漏了消息，要不然，他們怎麼會逃得這樣快

呢？曼麗，你說不是嗎？

是的。但是誰又會走漏消息呢？

這就不知道了。

我想在北京南方派來的間諜，一定很多，說不定他們探訪出來。

【豔華】你的話是對的。剛纔警察廳長來告訴我，天津日軍總司令來了一個公文，要搜查一位南方派來的間諜。

【雲樵】誰？

【豔華】現在還不知道。據說是一位二十七八歲的年青人，留學生的樣子，長長的身材，白淨的臉面，英文講得很流利。在天津差一點抓住他，被他溜走了。現在他已經來到北京。

【雲樵】警察廳長已經得着什麼線索了嗎？

【豔華】現在還沒有。不過因爲日軍總司令的命令，非抓住這個人不可，所以他們正在四處派人偵察，說不定三二天內就有線索。

【雲樵】我看這個事情很不容易，像這樣的人，北京太多了，他知道是誰呢？

【豔華】我心裏到想起了一個人。

【雲樵】誰？

【曼麗】那一個？

【豔華】是我認識的人，這個人的形跡很可疑，是剛從南方來的。我想一定是他，除了他沒有第二個人。

【雲樵】他叫什麼名字？

【豔華】我現在暫時不便宣佈他的名字，以後就知道了。

曼麗 你預備告訴父親嗎？

藍華 當然告訴他。這個人是你父親的仇人。他同你父親勢不兩立。要保持你父親的地位，就

不能不消滅他。雲樵，你說對不對？

雲樵 我也是這樣想。今天早上我還同表妹說：現在的世界，是一個殘酷的世界。你不解決別

人，別人就會解決你。處着姑父現在這樣的地位，不殺人是不行的！

藍華 假如我告訴你姑父，你姑父把這個人抓來殺了，雖然這個人不是我直接殺的，豈不是也

等於我間接殺的嗎？

曼麗 當然是。

藍華 假如這一個人知道，是我告了他的密，你想他會不會恨我？

曼麗 我想他一定會恨你。

雲樵 我想他不會。

藍華 爲什麼呢？

雲樵 他既然作這樣的事情，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無論張三李四殺掉他，都沒有關係。他也許

會失悔，他的工作沒有完成，但是他決不會埋怨一位對丈夫有情有義的妻子。

藍華 這樣說來，我就應該告訴你姑父了。

雲樵 你不但應該告訴他，而且應該趕快告訴他，再遲恐怕他就逃走了。

【豔華】謝謝你，雲樵！我本來心裏還有點徘徊，現在我可以決定了。並且我還可以告訴你，這一個人是我的仇人，我恨他！

【曼麗】你爲什麼恨他呢？

【豔華】因爲他對不起我！

【曼麗】爲什麼呢？

【豔華】幾年以前，在上海的時候，他曾經熱烈地愛戀過我，後來他忽然改變態度，愛上了另外一個人。

【雲樵】這個人太豈有此理了！姑母，你應該報復他！

【曼麗】表哥，我不贊成你的態度。

【雲樵】表妹有什麼意見？

【曼麗】假如一個人曾經愛過我，無論他以後怎麼樣，我決不忍心傷害他。

【豔華】雲樵，你認爲曼麗的態度怎麼樣？

【雲樵】我看這個問題，完全在你當時的心境。

【豔華】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雲樵】假如當時他熱烈地愛你，你也熱烈地愛他，他變了心，這是他對不起你，你現在應該報復他。假如當時他雖然熱烈地愛你，你對他並沒有用同樣的感情，他變了心，並沒有什

豔華 麼對不起你，現在你的態度，就有考慮的必要了。姑母，你說怎麼樹？

我自已都很難說，我心裏是不是愛他。也許是，也許不是。因為愛情是很難說的。我現在還得考慮考慮。

曼麗 不過無論如何，媽媽，你還是不說罷！一個活躍的人，同你從前還有感情的關係，現

在眼睜睜地教他死，你心裏不難受嗎？

豔華 但是我的丈夫的生命呢？

曼麗 我想他不見得就能夠危害父親的生命。

豔華 曼麗，你還年青，你不知道政治上的事情。前幾天西河沿的炸彈，不是這一批人扔的

嗎？你父親差一點，就被他們害了。又如像薛汝康這一次跑掉了，以後不知道又要出什

麼花頭呢？

曼麗 我覺得父親根本不應該管政治。

豔華 你父親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要的是政權，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他決不肯拋棄他政

治的生活。他常常說，他已經老了，身體又多病，他的眼病，越來越利害，醫生說將來

有失明的危險。他要在沒有死以前，作一番政治上的事業。假如不能「留芳百世」，他

願意「遺臭萬年！」

曼麗 「遺臭萬年」有什麼好？

豔華 這是他的人生觀！

曼麗 他的人生觀是這樣，媽媽，你的人生觀也是這樣嗎？

豔華 我也許同他不一樣，但是我們作女人的人，中國社會根本不讓我們有多少作事的機會。我們只有「嫁雞隨雞，嫁犬隨犬。」他既然是我的丈夫，我就應該幫助他，保護他，因為他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

曼麗 還有國家民族的利益呢？

豔華 曼麗，你的思想越來越激烈了！我問你！薛汝康的消息，是不是你走漏的？

曼麗 不是！

豔華 真的不是嗎？

曼麗 媽媽，你爲什麼要疑心我呢？

豔華 不是我疑心你，是你父親疑心你。回頭他還要問你呢，你得先有點準備。

曼麗 反正這件事情，不是我幹的！

豔華 我也相信不是你幹的。不過回頭你父親問你，你須要好好對付他。他這個人是勸不轉說不動的。你與其拿理說他，不如用情勸他。他頂心疼你的，你不要用話來刺戟他。對於事實，沒有什麼補益，徒然傷了你們父女的感情。

曼麗 謝謝媽媽的好意！

豔華

現在時間不早了，你們去休息罷。曼麗，你可以不忙睡，回頭你父親也許要叫你。

（兩人剛欲起身，立民同警察廳長出。立民送警察廳長至門首。）

這件事情就這麼辦罷。明天見！

立民

明天見！（出。）

立民

雲樵，今天在外面觀察了一天，你對於北京的印象怎麼樣？

雲樵

一切都有進步，這是姑父的德政！

立民

現在還談不上什麼德政不德政。我只希望不久，一切都能夠上軌道。豔華，你應當去

招待客人。雲樵，你出去了一天，也可以休息了。曼麗留在這兒，我有幾句話要同你

講。

（豔華雲樵出。）

立民

曼麗！

曼麗

父親有什麼話要同我說？

立民

沒有什麼。近來我公事很忙，沒有多少工夫同你親近，今天想同你談談。你坐下。（曼麗坐。）

曼麗，你知道我今年多少歲了嗎？

曼麗

我當然知道，你今年五十八。

立民

曼麗，你想我還活得了多久？

曼麗 我希望父親能夠活一百歲！

立民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曼麗，你知道上星期，我在協和醫院檢查，醫生告訴我什麼嗎？

曼麗 我不知道，父親你並沒有告訴我。

立民 不但沒有告訴你，連你的繼母我都沒有全告訴，我不願意告訴任何人，我願意一個人鼓起勇氣去承受一切。

曼麗 醫生到底告訴你什麼呢？

立民 曼麗，你還記得，兩年以前，醫生就告訴我，說我有失明的危險嗎？

曼麗 是的。不過醫生的話，並沒有應驗，我想他錯了。

立民 他並沒有錯。近一個月以來，我常常眼痛，每一次痛，都和以前不同。從前痛只是眼睛本身，近來每一次眼睛痛，都牽連到腦，好像腦髓中間，有許多針刺着一樣，急得我要發狂，我恨不得立刻毀滅我自己。

曼麗 啊，父親！

立民 我去找醫生，醫生仔細檢查，最後他說，這是沒有辦法的病，在這半年中間，我的眼睛隨時隨刻，都可以失明。

曼麗 希望不至於這樣。

立民 假如單是失明，我早就有準備，我也並不害怕，但是還有比失明更可怕的事情。

曼麗 什麼事情呢？

立民 醫生說，在我失明的時候，就是我精神毀滅的時候。半小時內我就要變成一個傻子，吃飯，穿衣，一切生活上的事情，都不知道。就像一個嬰孩一樣，沒有人幫助他，他一天也活不了！

曼麗 啊，這多麼可怕！我想一定不會的！

立民 當然，在古代的時候，世界上常常發生許多的奇跡，現在的世界，可惜已經沒有了！醫生的話，要是不應驗，那真是一件奇跡。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曾經作過什麼事情。這一定沒有僥倖的。

曼麗 啊，可憐的父親！

立民 我從小孩起，一直到現在最恨人可憐我！我有鐵一般的意志，我要赤手空拳，自己打出一個天下來。世界上的力量，能夠摧毀我的身體，不能夠征服我的內心。我要別人服從我，尊重我，我決不要人可憐我。你的繼母，她不可憐我的，我也不需要她的可憐。但是你——

曼麗 父親，我是愛你的。

立民 我知道。所以你是世界上惟一的人，我願意接受你的可憐，而且需要你的可憐。曼麗，你明白嗎？

曼麗 我明白。

立民 曼麗，在我眼睛失明的時候，我需要一個真心愛我的人幫助我，你明白嗎？

曼麗 我明白。父親，我一定幫助你。

立民 你敢一定嗎？假如你的生活上發生了一件事情，使你不能不離開我。你還能夠幫助我嗎？

曼麗 我想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的。

立民 你怎麼知道不會？這不是極容易發生的事情嗎？比如你結婚，你的丈夫要你陪着他到旁的地方去，在那個時候，你也願意拋棄你親愛的丈夫，來陪伴你無知無識的父親嗎？曼麗，你必須要誠實地告訴我。

曼麗 父親，我不能對你說假話。在這種關頭，假如不能兩全，我恐怕會跟着我丈夫走的！

立民 這當然是一句極誠實的話，我很高興你不拿花言巧語來欺騙我。我早已經料到了，我早安排好了一個辦法。

曼麗 什麼辦法？

立民 （在衣袋中取出一個小瓶。）曼麗，你瞧！

曼麗 這是什麼？

立民 這是極利害的毒藥，只消吃下一小片，在五分鐘以內，就要死的。死了以後，全身沒有

半點毒藥的痕跡。

父親，你是說——

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嗎？在我眼睛失明的時候，我需要一個真心愛我的人幫助我。我要你把這個藥瓶裏的藥——

父親！這個事體，我作不到！

那麼你還是不愛我，也不能夠可憐我了！

父親，我愛你，我可憐你，所以我不能作這件事，而且這又何必呢？

曼麗，你想想：我是一生最驕傲的人，我能夠在我的晚年，活在世上，受別人的奚落侮辱嗎？你剛纔已經說，到那種關頭，你不能够陪伴我。你的話是對的。你有你自己的新鮮生命要發展，我有什麼權利，死死把你抓住，不讓你發展呢？你是我世界上惟一心愛的人，你就願意犧牲，我也不能接受你的犧牲，何況你不願意呢？但是我起初想，至少這一點幫助，你能够答應我。

父親不是我不答應你，是我不忍心！

什麼叫做不忍心？一個人生在世上，必須要爭取支配的權力，沒有權力，生命就毫無意義，我們必須要有勇氣來毀滅牠！

但是父親，請你不要忘記，我是一個女人！

曼麗

立民

立民

曼麗

立民

曼麗

立民

曼麗

立民 你自然是一個女人，不過你是我的女兒，你身上的血，就是我的血！你應當有我的勇氣！

曼麗 父親，我有一個最好的辦法。

立民 你還有什麼主意嗎？

曼麗 你把政委會的主席辭了，不再擔任任何的公事，這樣你就自由了。將來我到那個地方，就把你帶到那個地方，我永遠也不離開你，這不是兩全的辦法嗎？

立民 你說的是夢話！政治比我的生命還要緊，我那裏能拋棄政治呢？

曼麗 但是你的政治是不擇手段的政治呀！

立民 政治本來就是不擇手段的。

曼麗 至少國家民族，不應當背叛。

立民 你小孩子家，你懂得什麼？國家是抽象的，個人纔是具體的。假如國家壓迫個人的自由，個人爲什麼不可以背叛國家？

曼麗 父親，我認爲自由不應該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上講，應當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講。因爲民族沒有自由，個人就沒有自由。

立民 這是理論，不是事實。

曼麗 怎麼不是事實？就拿北京來說罷。自從日本人佔據以後，多少中國人民已經失掉了他們

的自由？

立民 但是我並沒有失掉了我的自由。而且增加了我的自由。

曼麗 這是因爲日本人還沒有完全征服中國，一時要利用你，等到他們目的達到，他們對你就不會這樣客氣了！

立民 到那個時候，我已經死了！

曼麗 你的兒女呢？

立民 兒女的事情，只有讓兒女自己來負責，我管不着！

曼麗 父親，我覺得你的行動，完全是極端的個人主義。你不愛世界上任何人，你根本不愛我！

立民 你能夠這樣說嗎？

曼麗 假如你愛我，你爲什麼要這樣作呢？

立民 你那裏知道？我在政治上失望了多年，雖然不少事作，始終沒有真正的勢力。好容易遇着這一次大轉變，我纔有一個翻身的機會，我能夠放過牠嗎？並且我早就知道，我已經是一個快死的人，不在我死以前，趕快作一番事業，我這一生就完了。我那兒顧得了這許多？

曼麗 父親，你愛我一點好不好？明天就辭職。假如你肯答應，任何犧牲，我都不惜的！

立民 你說得這樣容易！你想現在多少人想謀害我！我早上拋棄政權，晚上就沒有命了！

曼麗 不會的，父親，不會的！你只要辭職，全中國的人都會原諒你的！

立民 真是小孩子的話！不許再講了！講得我心裏難過！你去睡覺罷。——不忙，我還有一句話要問你。

曼麗 什麼話？

立民 你看你表哥這個人怎麼樣？

曼麗 表哥這個人滿好的。

立民 你喜歡他嗎？

曼麗 我喜歡他。

立民 你愛他嗎？

曼麗 父親，你怎麼能夠問這句話？我們認識纔兩天呢！

立民 曼麗，你聽我的話。你表哥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假如他向你求婚，你應當答應他。你們可以立刻結婚，我這兒有的是錢。結了婚，你應當用你一切的力量，勸他離開北京，和他一塊兒到外國去。等到中日戰事完結以後，你們再回來。現在不是他作事的時候。他幫我，說不定要毀壞他的前途，他不幫我，或者甚至於加入敵人來謀害我，我絕對容不了他。無論怎麼樣，都是不好的。你仔細想一想，我一切的打算，完全是爲你，因爲你

是我世界上惟一心愛的人。我死了以後，全中國的人，也許都要痛罵我，但是在你的心靈深處，希望還保存得有一點愛。

曼麗 啊，父親，不要這樣說。我始終是愛你的。我願意永遠不離開你！

立民 這是廢話，我根本也不願意你這樣作。這樣作，不過毀了你自己，毀了我們王家一切的將來，對於我一點好處也沒有的。你答應聽我的話嗎？

曼麗 父親，我真不知道怎麼說好！

立民 曼麗，你必須要答應我。我一生弄政治，好像入了迷，但是對於你的愛，我是最明白清楚的。我一生對人沒有情感，你過去的母親，對我是很好的，但是我並沒真心愛過她。只有你，是我生命中惟一的情感生活。兩年以來，我心裏常常替你計劃，怎樣可以作一件最對得起你的事情。昨天你表哥來，我的計劃立刻就定了。我親切地知道，他是你惟一的光明。曼麗，你必須要聽我的話，你答應聽我的話嗎？

曼麗 我答應你。但是父親，你呢？

立民 你可以不必管我好了。（撫弄藥瓶。）藥瓶的事，如果等不到，也用不着你幫忙了。我相信我還有勇氣——

曼麗 父親你打算怎麼樣呢？

立民 在我眼睛失明的時候，我立刻自己解決我自己！

曼麗 這真是可怕！

立民 這有什麼可怕？人生本來是殘酷的。我是一員戰士，我永遠不向命運低頭！——曼麗，我還有一句話要問你，你能夠誠懇地告訴我嗎？

曼麗 我對於父親，從來沒有不誠懇過。

立民 曼麗，我相信你的話。我也許是一個壞人，我決不是一個偽君子。我承認我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時代環境，不容許我作「治世的能臣」，但是我的內心是誠懇的。你剛纔拿國家民族來責備我，我並不生氣，因為你的態度是誠懇的。現在這一個問題，希望你也能誠懇地答覆我。我可以預先告訴你，我能夠寬容你一切，只要你對我不說一句誑話。

曼麗 我決不說誑話！

立民 曼麗，薛汝康是你放走的嗎？

曼麗 不是！

立民 你知道這個消息嗎？

曼麗 我知道。

立民 你怎麼知道的？

曼麗 我睡不着，我起來偷聽了你們開會。

立民 你告訴過任何人嗎？

曼麗 沒有。

立民 真的沒有嗎？曼麗，記着！你剛纔答應我，不說一句謊話！

曼麗 我想起了，早上我對表哥談過。但是我敢擔保他沒有走漏消息，因為他整天都沒有離開我。

立民 好了，沒有什麼了。你去睡罷。（曼麗出。立民執藥瓶，審視。）現在你是我惟一的朋友了！

第三幕

景同前，一星期以後。下午兩點鐘。

幕開時，曼麗和秋痕談話。

曼麗 秋痕，你不覺得這件事體很奇怪嗎？

秋痕 當然奇怪！劉先生那樣的人，怎麼也會當間諜呢？不過你還沒有確切的證據。

曼麗 這還不是確切的證據嗎？大門口那個老乞丐，為什麼天天都在那兒呢？為什麼劉先生天

天出去，都給他一張毛票呢？昨天晚上劉先生吃醉了，我扶他上床去睡，我忽然好奇心起，想看看他皮包裏面，有沒有旁的女人的像片，結果發現一張毛票上有許多鉛筆畫的記號。

秋痕 你認識這些記號嗎？

曼麗 我當然不認識。我當時還沒有起什麼疑心。後來我又翻他的小提箱，無意之間，在一本法文書裏面，翻出一張紙來。這一張紙上面，全是記號，而且同毛票上面的記號，一模一樣。我纔恍然大悟，這一定是偵探的暗記。劉先生每天在毛票上畫記號，賞給大門口

秋痕 這當然令人疑心。

曼麗 真想不到，劉先生會這樣騙我！上一次薛汝康的事情，我告訴他，他還假裝勸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結果薛汝康一夥人都跑掉了。父親還疑心是我洩漏的，其實就是劉先生洩漏的。

秋痕 你怎麼敢一定呢？

曼麗 除了他還有什麼人？那一天我們出去的時候，他也賞了老乞丐一張毛票。

秋痕 不管牠怎麼樣，劉先生對你的情感，是很真摯的。

曼麗 誰知道他真摯不真摯呢？他對我的態度，老是那樣若即若離的。他又像很喜歡我，他又

秋痕 像只拿我作工具，來進行他間諜的工作。我對他完全是一片真心，昨天晚上發現他的秘密的時候，我心裏真難受！我當時就想立刻去——

立刻去告訴老爺嗎？

曼麗 對了。你我不應該報告他嗎？他作的事體多殘忍！前天日本高級顧問，從我們這兒出去，中了三手鎗，頓時打死。昨天警察廳長到這兒來，汽車上也中了一個炸彈，還算運氣好，沒有丟命。最可恨的，就是昨天晚上，父親從市政府回來，中途被人打了一鎗，手心都打穿了，血淋淋的！我想這些事情，都是他幹的！

秋痕 不一定完全是他。

曼麗 至少是他同黨幹的。他不是我父親的仇人嗎？他既然時時刻刻想殺我父親，他還怎麼能夠愛我呢？

秋痕 他當然愛你，我相信他一定愛你的！他就算想殺老爺也是因為他沒有別的法子。你自己也承認，老爺作的事情，是對不起國家民族的。

曼麗 當然，我也曾經勸過父親，要他辭職，他不肯聽我的話，他還不知道劉先生是間諜，他還勸我同劉先生結婚呢！他說：劉先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是我惟一的光明，我應當嫁給他，同他一塊兒到外國去，等中日戰事結束再回來。現在不是劉先生作事的時候，留在這兒，幫助父親，要毀滅他的前途，幫助敵人，父親絕對不容忍他。父親願意給我

們一筆大錢，讓我們走。

老爺總算愛你了，對於你的事體，考慮得這樣週到。

你說不是嗎？尤其可憐的，就是他快要死了！

怎麼一回事？

協和裏的醫生告訴他的，在半年以內，他雙目就要失明，失了明，立刻就要變成傻子。

他身邊已經預備得有一瓶毒藥，病象一起頭，他立刻就要自殺。

真可怕！

他本來要叫我幫助他，等他變傻以後，讓我給他毒藥吃。但是因為他急於要我同劉先生

結婚，趕快離開北京，所以他改變計劃，叫我不管他，他自己會解決自己！

老爺太愛你了！

秋痕，你想，我父親拿這樣純潔的感情來對付我，現在劉先生要暗害他，我能夠讓他

嗎？

這就很難了！但是小姐，你還是暫時不說的好。

昨天晚上，我本來已經想立刻對父親說了，但是忽然回想到，在汽車裏面，劉先生醉

了，對我說了幾句話。

他說什麼話？

曼麗 他說：「曼麗，你真是一個好孩子！」我說：「好孩子怎麼樣呢？」他說：「怎麼樣？哈，哈！這點你都不懂嗎？等我的事體成了功，我要娶你作妻子！」我問他什麼事體成功，他又不省人事了。

秋痕 可見得劉先生是真心愛你。

曼麗 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我遲疑。

（雲樵入。）

雲樵 表妹！

曼麗 表哥，你回來了嗎？昨天晚上睡得那樣晚，幹嗎今天一早就出去？沒有什麼。今天早上去找一位老朋友，他很忙，只有早上纔在家。

（秋痕敬茶，出。）

曼麗 表哥用過飯沒有？

雲樵 謝謝，已經用過了。

曼麗 表哥在北京的朋友很多嗎？

雲樵 只有兩個。

曼麗 那兩個呢？

雲樵 一個就是今天早上我去拜訪的。他是我從前南洋的老同學，和我是同行，現在在東車站

作事。

曼麗 還有一個呢？

雲樵 還有一個是新交。雖然相識不久，我們彼此的感情，非常之好。

曼麗 他是誰呢？

雲樵 她是一個女的。

曼麗 她是一個女的！

雲樵 她長得頂漂亮的，我從來沒有會見過這樣漂亮的女人。她性情溫柔，聰明絕頂，她是世界上最愛的人！

曼麗 表哥你愛她了嗎？

雲樵 現在還不知道。

曼麗 她到底是誰呢？

雲樵 我也不知道她是誰，看樣子有點像你。

曼麗 表哥，你真會拿人開玩笑！

雲樵 我並沒有開玩笑——不過，既然表妹不願意聽，我們談別的也好。姑父在家嗎？

曼麗 在家，昨天晚上不是被刺客打傷手嗎？今天早上還很疼。

雲樵 真危險！

曼麗 你說不是嗎？他非常生氣。這一個星期以來，接二連三地發生許多事情。政委會裏邊要人的一舉一動，南方的間諜好像完全知道。有時候父親他們開的極秘密會議，第二天莫明其妙地，通通洩漏出來了。表哥，你看這不是很奇怪嗎？

雲樵 我也覺得奇怪，他們怎麼會知道呢？

曼麗 我想一定有什麼人給他們通消息！

雲樵 誰又會呢？

曼麗 說不定就是咱們家裏的人。

雲樵 你們家裏的用人都可靠嗎？

曼麗 王安是忠心的，秋痕是我身邊的人。其餘的人，平常就不許進裏面，我們不能疑心他們。

雲樵 那麼還是只有外邊的人了。

曼麗 外邊的人怎麼會知道得這樣清楚呢？就像上次炸火車的事情，除了父親，警察廳長，三位日本顧問，沒有任何人知道這個消息。第二天走到楊柳青，他們早把炸藥埋好了，炸傷了七十幾個人，大部分都是北京政委會重要的人物，和日本高級軍官。

雲樵 這真是不可思議！

曼麗 表哥，你還願意呆在北京嗎？

雲樵 爲什麼不？

曼麗 這樣危險！

雲樵 一個人總不能不吃飯呀！我要找姑父給我事做。

曼麗 表哥，你何必呢？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我不贊成父親的舉動。表哥，你是技術人材，

你是清清白白的人，何必一定要加入他們作背叛國家民族的工作呢？

雲樵 表妹的好意，我真是感謝！不過一時我沒有辦法離開。

曼麗 表哥，你還是離開罷。這個地方，又髒，又亂，又危險。你再呆下去，說不定會毀滅你

自己！

雲樵 何至於這樣嚴重呢？

曼麗 表哥，你自己應當放明白些，北京不是開玩笑的地方！

雲樵 表妹的話，我雖然不十分明白，至少我知道完全是一番好意。在最近的將來，也許我真

會離開，不過我有一件事體，沒有辦完。

曼麗 什麼事體呢？

雲樵 表妹，你不懂！

曼麗 我想我已經有點懂了！

雲樵 只要表妹懂，就好辦了。

曼麗 怎麼好辦呢？

雲樵 表妹，現在我可以老實告訴你罷。我心裏愛上了一個人，假如這一個人肯答應跟我走，我一定走。

曼麗 你想她會答應你嗎？

雲樵 那就知道了。

曼麗 我想她會答應你的。

雲樵 真的嗎？你想她肯拋棄舒服的生活，拋棄她親愛的父親，同我一塊兒走嗎？她真的會這樣愛我嗎？

曼麗 我想她是很愛你的，爲着你，她不怕任何的犧牲。

雲樵 謝謝你！表妹！（兩人握手。）我們就是這樣決定了嗎？

曼麗 就是這樣決定。（兩人相對而視，情不自禁。忽然曼麗撒手。）對了，我還有點重要事體，去一會就來。（曼麗欣喜快步跑出。雲樵起立沉思。王安在門首探頭。）

雲樵 王安，你在那兒鬼鬼祟祟地幹什麼？

（王安入。）

王安 沒有什麼。我想先考察考察，我是否應當進來。

雲樵 什麼？

王安 一個人作一件事，必須先要調查清楚，他的行動纔沒有錯誤。卽如剛纔的事情罷。假如我在應當進來的時候進來，劉先生自然很喜歡，假如我在不應當進來的時候進來，劉先生就會覺得不方便。

雲樵 到沒有什麼不方便！

王安 方便不方便，完全看環境的變遷。一個星期以前，這兒的環境，對劉先生是很方便的，一個星期以後，這兒的環境，對劉先生也許就有點不方便了。

雲樵 王安，你糊塗了嗎？你說的什麼！

王安 一個人糊塗不糊塗，就看他的腦筋清楚不清楚。特別是在生死關頭的時候，腦筋清楚的人，自然知道趨吉避凶，腦筋糊塗的人，只有在那兒束手待斃。

雲樵 王安，你到底講的什麼？我不懂你的話！

王安 要是劉先生懂我的話，就好辦了，要是劉先生不懂我的話，我真替你擔心。

雲樵 王安，你今天是怎麼一回事！

王安 劉先生，你知道常常在我們大門前面要飯的那一位老乞丐嗎？知道。看樣子頂可憐的！

雲樵 他現在用不着什麼人可憐他了！

王安 怎麼樣？他——

王安 他不見了。

雲樵 不會罷！今天早上出去，我還看見他！

王安 劉先生，你不是還賞他一張毛票嗎？

雲樵 噫，是的！他說他幾天都沒有吃飯了。

王安 現在他也許不必再吃飯了。

雲樵 爲什麼？

王安 這還不簡單？吃飯總得要有吃飯的傢伙，沒有吃飯的傢伙，當然不能吃飯。劉先生，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雲樵 很對！但是，你還沒有告訴我，老乞丐爲什麼不見了呢？

王安 劉先生把毛票給他，上洋車走了。老乞丐剛剛動身要走，忽然出來兩個警察，一個穿便衣的偵探，老乞丐向他們要錢，他們說：「要錢到警察廳去要！」就把他架走了。

雲樵 警察幹嗎要抓他呢？

王安 這就值得我們注意了。並且，劉先生，我還要告訴你一樁極有趣味的事情。你願意聽嗎？

雲樵 你講罷。

王安 一星期以前，老爺因為沒有抓住薛汝康，回家大發脾氣，不是把書房裏一隻最美麗的花瓶打爛了嗎？

雲樵 是的。有這麼一回事。

王安 劉先生，你真聰明！

雲樵 我有什麼聰明？

王安 第二天你聽見曼麗小姐談論到這件事，你立刻就說，你有一位老朋友，快離開北京，要送你一隻古雅的花瓶，你願意拿來轉送你的姑父。

雲樵 你想這不是應該的嗎？

王安 當然應該，誰說不應該？像劉先生這樣敏捷的人，老爺還沒有碰見過。無怪乎他那樣喜歡你，同時也喜歡那一隻最古雅的花瓶。

雲樵 只要他老人家喜歡，我心裏也高興。

王安 劉先生不要說你高興，連我也高興，不知還有多少人要替你高興呢？不過——

雲樵 不過怎麼樣？

王安 不過依我的觀察，老爺快要不喜歡花瓶了。

雲樵 爲什麼？

王安 一件東西受不受人喜歡，全靠牠能不能引起人的快感。從前這個花瓶，到有這個功用，

現在這個功用已經快要喪失了。

雲樵 你的意思是說——

王安 我的意思是說：在一個鐘頭以內這一個花瓶，就不能夠引起老爺的快感，老爺就不會喜歡牠！

雲樵 爲什麼？

王安 因爲這一個花瓶，有一點毛病，警察廳長已經發現了，回頭他告訴老爺，老爺立刻就會打破牠！

雲樵 （默然不語，忽然回身，厲聲問。）王安，你到底是什麼人？

王安 我嗎？我是王安哪。

雲樵 你得說實話，要不然（掏鎗。）我一鎗打死你！

王安 劉先生，不要開玩笑！萬一不小心，滑了機，鎗子打進腦袋，要使我頭痛好幾天！

雲樵 你到底是誰？再不說，我就開鎗了。

王安 劉先生，讓我問你一句話。

雲樵 什麼話？

王安 這一堵窗子是向那一方開的？

雲樵 （大驚，把手鎗放下。）向東開的！

王安 (快問) 什麼時候開？

雲樵 七點二十分！

王安 什麼時候關？

雲樵 五點三十五！

王安 你的記號？

雲樵 黃字五十三！你的記號？

王安 天字二十一！

雲樵 (肅立敬禮。)

王安 現在你聽我的命令！你的行蹤，已經被警察廳長發現了。電話來的時候，王立民躺在床
上養傷，他的太太替他接的電話。我從自己的工具裏邊，聽見警察廳長報告一切。但是
太太卻叫他暫時不要宣佈，一個鐘頭以後，到這兒來見她，警察廳長已經答應了。但是
這小子，不懷好意。剛纔我到門外一看，前後左右，都安置得有人，現在你已經逃不掉
了。你惟一的生路，就在太太手裏，她對於警察廳長，有絕對支配的能力。你必須要對
她多下一點工夫。假如你能夠逃出這間屋子，你可以到報子胡同五十二分庚，那兒自然
有人設法幫助你逃到南方去。

雲樵 報子胡同五十二分庚。(拿筆記本要寫，王安急擋。)

王安 不要寫！不要留下任何的痕跡！記着，以後無論任何事體，都不能寫！
雲樵 是的！

（豔華入。）

豔華 哦，你們兩人到在這兒談開了！談些什麼體己話呀？

雲樵 我剛纔問問王安關於鐵觀音的性格，王安對於茶葉到是很內行的。

豔華 雲樵，你喜歡鐵觀音嗎？

雲樵 味道很好。

豔華 鐵觀音的味道並不好，不過最能夠壓驚。王安，你去替劉先生沏一碗鐵觀音來

王安 是！（出。）

豔華 雲樵！你看野玫瑰今天開得怎麼樣？

雲樵 比昨天更鮮豔了！

豔華 你沒有錯嗎？

雲樵 一點也沒有錯。自從我到這兒來後，牠一天比一天開得鮮豔。

豔華 這樣說來，牠需要你的力量扶持了！

雲樵 不見得！因為牠不是平常的花！

豔華 花園裏的家玫瑰這幾天開得怎麼樣？

雲樵 很美的。

豔華 你預備把牠搬回家去嗎？

雲樵 是的，我已經下定決心了！

豔華 你已經告訴牠了嗎？

雲樵 我已經告訴牠了。

豔華 牠答應你了嗎？

雲樵 我到那兒，牠就跟着我到那兒。

豔華 那麼你成功了，讓我祝賀你！（欲與雲樵握手，雲樵拒絕。）

雲樵 我並沒有成功。

豔華 有什麼困難嗎？

雲樵 豔華，你當然明白，沒有你的幫助，我一切都完了！

豔華 要幫助你，我並不是沒有辦法。不過你能夠有把握，我一定會助幫你嗎？

雲樵 我有把握。

豔華 把握在那兒呢？

雲樵 把握在你自己的驕傲。

豔華 你可以再解釋清楚一點嗎？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豔華】好孩子！真有志氣！不過你也太滑稽了，倒一盃茶，有什麼侮辱？

【雲樵】這完全看你說話時候的態度。你不要作夢，想拿死來要挾我，我是不怕死的！

【豔華】真想不到，你還是三年前那樣天真！像作你們這樣工作的人，單是不怕死，有什麼價值？這個問題的關鍵，不是怕死不怕死，乃是怎麼樣去死，對於民族國家，纔有最大的利益。現在到了緊要關頭，你不把自己擔任的神聖使命放在第一，全憑個人的意氣，開口聲聲要死要活，你真是一個不中用的東西！政府真是瞎了眼睛，怎麼會派着你？

【雲樵】豔華，你雖然罵得刻薄，但是我有勇氣來承認我的錯。你當然知道，除非有你的幫助，我不能逃出這一間屋子。現在四圍左右，都佈滿了警察。豔華，你得趕快救我！豔華，看在國家民族的分上，你得替我想辦法！

【豔華】雲樵，你忘記了你剛纔說我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國家民族嗎？

【雲樵】那是我的錯，請你原諒！

【雲樵】雲樵，你知道，這一堵窗戶，是向那一方開的嗎？

（驚起。）豔華，難道你——

小心！答覆我的問題！

（嚴肅。）我知道是向東開的！你知道什麼時候開嗎？

雲樵 你知道什麼時候關嗎？

豔華 五點三十五！

雲樵 你的記號呢？

豔華 天字十五！

（雲樵肅立敬禮。）

豔華，我真想不到——

要讓你想到，還了得嗎？就是王安，我也不讓他想到！

我在南方受間諜訓練的時候，到處都聽說天字十五號的利害，誰想到就是你啊！

雲樵，你知道這一次爲什麼派你來北京嗎？

我不知道。

是我指定要你來的。

豔華，你真是偉大！你現在作的，真是驚天動地的事業！

雲樵，你知道三年前我爲什麼不嫁給你嗎？

到底怎麼一回事？

當時我已經加入了政府的間諜工作。同你結婚，我的工作就不能繼續進行。我心裏雖然愛你，爲着國家民族的利益，我不得不忍心拋棄你！

雲樵

豔華

啊，原來是這樣的嗎？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我那兒能告訴你；這是多麼祕密的事情？那時你還年青，沒有一點政治經驗，政府方面還不能讓你加入我們一塊兒工作。我當然一個字也不能告訴你！

我可以想像，當時你內心是很痛苦的！

你說不是嗎？但是這還不算利害。最利害的，就是後來嫁給你姑父。

也是因爲政治關係嗎？

豔華

你想還會因爲旁的什麼關係？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你姑父就同日本軍閥浪人勾結，在華北無惡不作。他爲人最有才智，他簡直是明末的洪承疇！日本人藉重他，沒有他，日本

本人有武力也不能征服中國。政府知道他的重要，命令我去刺殺他！

雲樵

所以你就假意同他結婚嗎？

豔華

這還用問嗎？

雲樵

但是後來你爲什麼又不刺殺他呢？

豔華

因爲中日的關係，越來越緊張，戰事隨時都可以爆發。上方的意思，與其殺掉他，不如

利用他來探聽日本人各方面的消息。所以我就跟着他到北方來。雲樵，你替我想，兩年以來，我過的什麼生活？同一個仇人，朝夕相處。還要花言巧語，博得他的歡心，使他相信我。你想，這不是地獄生活嗎？

雲樵 但是你對於中華民族的貢獻，誰又比得上？

豔華 這本來是我的志願，任何的犧牲，我都不顧惜，我永遠也不追悔。但是自從你來北京，使我常常回想到從前，有時我心裏又忍不住有點感傷。

雲樵 豔華，過去的事情，我們不再談了。從今以後，我們要同中華民族千萬英勇的戰士，手攜着手，向着民族解放的大目標前進！

豔華 我到用不着你來勉勵我，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辦法。你看！野玫瑰開得多有精神！雖然沒有人欣賞牠，牠並沒有憔悴！

雲樵 我相信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要欣賞牠的！

豔華 也許牠真正需要的，不是四萬萬五千萬，是一個人！

雲樵 這一個人也要欣賞牠！

豔華 但是他只能夠遠遠地站立，同四萬萬五千萬人一樣地欣賞了。

雲樵 假如牠願意，牠也許——

豔華 牠不願意了！牠天生就寂寞的性情，牠永遠也是寂寞的！

雲樵 啊，豔華！

（王安入。）

王安 太太！警察廳長到了，要見太太！

豔華 請他進來。

王安 是。(出。)

豔華 雲樵，你趕快和曼麗準備，半點鐘以內，你們就自由了！

雲樵 (與豔華握手。) 豔華，謝謝你！這一次分別以後，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你能夠讓我

替你作一件事情嗎？

對了，你可以替我作一件事情。

豔華 什麼事情呢？

雲樵 給我倒一杯茶！

豔華 可以，可以！

(雲樵倒茶。豔華接茶。呷一口，注視雲樵。)

豔華 雲樵！

雲樵 還有什麼？

沒有什麼了。你去罷！

(雲樵出，豔華看茶杯出神。)

(幕)

第四幕

景同前。五分鐘後。

幕開時，豔華和警察廳長談話。

豔華 廳長，你知道劉雲樵是主席的內姪嗎？

廳長 知道，已經聽見說過了。

豔華 你知道曼麗小姐很喜歡他嗎？

廳長 知道，他們每天都在一塊兒。

豔華 你知道劉雲樵和曼麗已經訂了婚嗎？

廳長 不知道！什麼時候訂的？怎麼我一點也不曉得？

豔華 你不曉得的事情多着呢！還有一件事情也是你不曉得

廳長 什麼事情！

豔華 主席要他們兩人立刻結婚，送他們到美國去。

廳長 爲什麼？

豔華 因爲主席最愛他的女兒。政治是很危險的，他不願意他女兒在這兒冒這種危險。他要把

曼麗送到美國去，等仗打完了再讓他們回來。

廳長 這是主席的計劃嗎！

豔華 當然是。廳長，我問你，你這個廳長是誰提拔的？

廳長 是主席。

豔華 爲什麼主席要提拔你呢？

廳長 因爲我跟隨了他多年，他相信我，倚賴我，我對他是很忠心的。

豔華 假如你作一件最傷他心的事情，你雖然對他忠心，你想他還能夠相信你、倚賴你嗎？

廳長 這個——

廳長，你想想。主席現在惟一的希望，就是送他女兒出洋，他認爲惟一可以付託的人，就是劉雲樵。假如你把劉雲樵捉去殺了，你不是破壞了他一切的計劃嗎？你想他傷心不傷心？並且曼麗小姐看見你殺了她的愛人，她同你一定勢不兩立，她以後一定時時刻刻想方法報復你。她是主席最心愛的女兒，你是外人，你能夠比得上她嗎？說不定幾天以內，主席就會想一個題目，把你革職，坐監，用繩子綁起，坐上沒有頂棚的汽車，押到天橋，你跪在那兒，四名兵，一排站着，長官一聲口令，四名兵全舉起鎗，對你瞄準；第二個口令一下，鎗聲一響，你的腦袋胸膛，全部是窟窿！

廳長 王太太！這可不是好玩的！你說我應當怎麼辦？

你預備怎麼辦呢？

廳長 我本來預備立刻報告主席，下命令捉人。但是經你這樣一說，我到有點遲疑了

廳長 你怪我多管閒事嗎？

廳長 那兒話？我得謝謝你提醒我。不過——

廳長 你相信我對你是一番好意嗎？

廳長 當然是一番好意。

廳長 你想，假如是別人，我會擔這樣大的干係，來管他的事嗎？

廳長 呵，王太太！你——

廳長 這完全因為你平日對我太誠懇，我的心腸不是鐵石，我那裏能不感動呢？現在我看見你

處在一個極危險的地位，我要不救你，你就糟了！

廳長 王太太！現在我明白了！你對我真好！

廳長 我對你是不是真好，事實自然可以證明。現在我的話已經說完，你的事體你自己去辦

罷。我還有一點小事情，須得到後邊去一去。回頭見！

（起身欲出，廳長急擋她。）

廳長 王太太不要走！

廳長 你還有什麼話？

廳長 我現在一點主意也沒有。你得幫我的忙！

豔華 我當然願意幫你的忙，只要你肯相信我的話。

廳長 我一定相信你的話！

豔華 廳長，我這個人是很爽直的，我希望你對我也爽直。我有一句話，要先問你。

廳長 什麼話呢？

豔華 前幾次你對我講愛情，是真心嗎？

廳長 真心！真心！

豔華 你真的愛我嗎？

廳長 真的！千真萬真的！

豔華 假如我也愛你，你怎麼辦呢？

廳長 只要你肯愛我，隨便怎麼辦都可以，你要我怎麼辦我就怎麼辦！我為你死，都可以的！

豔華 那麼你那一位舊式夫人和五個姨太太呢？

廳長 我全都不要了！

豔華 辦得到嗎？

廳長 一定辦得到！只要每人花幾萬塊錢，就把她們送走了！

豔華 廳長！你這個人的心眼真好！

廳長 我素來對人的心眼就是好的。

豔華 我就喜歡你誠實。

廳長 你相信我好了！

豔華 廳長，我對你明說了罷。老頭子快要不中用了！

廳長 怎麼樣？

豔華 一星期以前，我偷聽他同曼麗小姐談話，他說協和醫生告訴他，在半年以內，他的雙目

隨時都可以失明，同時他就會變成一個傻子！連吃飯穿衣，都不知道！

廳長 真是！

豔華 廳長，你替我想想。我這樣年青，美麗，我能夠消耗我一生來服侍一個傻子嗎？

廳長 當然不能！

豔華 我得自己打我自己的主意。我要找一個誠實可靠的人，把我的終身交給他。

廳長 王太太！假如我——

豔華 我知道，我交際的男人中間，你這個人最誠實，最可靠，對我的心最真。

廳長 王太太！只要你——

豔華 我想，能夠付託終身的人，除了你沒有第二個人了！但是你家裏已經有那樣多女人，我跟着你，頂多不過當一位姨太太！

廳長 王太太！（拍胸。）相信我！我明天就遣散五個姨太太，找律師和太太離婚！

豔華 你有這樣的決心嗎？

廳長 你瞧，明天就知道了！

豔華 其實也用不着明天。只要在半年以內，老頭子不中用，我不能不離開他，要尋找一個新家庭，希望那個時候，你是有準備的。

廳長 我一定有準備，你放心吧好了！

豔華 廳長，我真高興！你對我這樣好。不過這件事情，還有一個麻煩。

廳長 什麼麻煩？

豔華 就是關於劉雲樵的事情。

廳長 哦，對了。這怎麼辦呢？

豔華 假如你把劉雲樵抓來殺了，曼麗小姐一定不容許你的，老頭子也一定不喜歡你，說不定他們父女就會把你先害掉了。你死了我又靠誰呢？

廳長 我想，最好的辦法，就是我報告主席，聽憑主席自己決定。要放他自己放，要殺他自己殺，我不負責任！

豔華 廳長，你太誠實了！你既然報告主席，主席因為面子的關係，自然不能說釋放他的話。事情鬧開了，萬一日本人知道，還了得嗎？主席一定下命令叫你促劉雲樵，然而他心裏

一定不高興你。至於曼麗小姐，她決不會原諒你的！你瞧着你的腦袋罷！

廳長 不報告主席，自然是好，但是這樣重大的事情我不報告，他查出來，決不會饒我的！並且還有書房裏那一個花瓶。

豔華 花瓶怎麼樣？

廳長 花瓶裏面，安置得一個最新式的無線電收音機，主席一切的重要會議，南方的間諜，都聽得清清楚楚的。

豔華 廳長，這件事情關係太大了，你必須報告主席！

廳長 是的，我一定要去報告他！（起身欲出。）

豔華 不過——

廳長 不過什麼？

豔華 不過目前不是時候。

廳長 爲什麼呢？

豔華 廳長，你忘記剛纔我們講的話了！花瓶同劉雲樵有連帶關係，劉雲樵同你有連帶關係，你同我有連帶關係，毀了花瓶就毀了劉雲樵，毀了劉雲樵就毀了你，毀了你我就毀了我，你說是不是？

廳長 當然是。但是不報告又不成！

豔華 在應當報告的時候報告好了。

應長 什麼時候應當報告呢？

豔華 我現在到有一個辦法，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聽？

應長 我一定願意！

豔華 應長，你知道我為你完全是一片真心嗎？

應長 我早知道，用不着說了。

豔華 應長，我無論如何，不能讓你死的！你得爲我活着！

應長 我一定爲你活着！

豔華 因爲我要你活，所以你必须要先讓劉樵雲活。

應長 怎麼樣讓他活呢？

豔華 這還不簡單？你把他放走好了？

應長 放走他嗎？

對了，放走他，他走，曼麗小姐一定跟他去，曼麗小姐不用說很感激你，老頭子心裏也很高興。等他們走了，你再把花瓶和劉雲樵的事，全部告訴老頭子，你脫卸了一切的責任。老頭子本來不願意捉劉雲樵，人既然走了，他也就樂得算了。你仍然是他最親信的人，等到老頭子不中用，我們就可以一塊兒過長久生活。

應長 你說得到不錯！但是我還有點心上心下——你想這樣辦，不會錯嗎？

豔華 應長，你是男子漢，大丈夫，連這一點擔當都沒有嗎？我完全看在我們兩人的感情上面，纔願意對你進這樣的忠告。你既然不相信，就算了！

（起身欲出，應長急擋她。）

應長 豔華，不要生氣！我相信你！

豔華 你不愛我嗎？

應長 我愛你！

豔華 愛我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呢？

應長 我現在什麼也不管了！你說罷。

豔華 你下命令把屋子前後左右的警察偵探遣散。我去叫曼麗雲樵出來。你用汽車送他們到東安市場，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應長 那麼，讓我出去。

豔華 你不用出去，會惹人疑心。你寫一個條子，我叫王安拿出去給張隊長。

應長 好的，我就寫。

（應長寫條，豔華接看，按鈴。）

豔華 王安，應長這兒有一個條子，你立刻拿去，交給胡同口的張隊長！

王安 是的！

黯華 王安，你叫秋痕立刻進來。

王安 是！

(王安出。)

應長！你這個人真好！我真喜歡你！(伸手給他)

黯華 (握手。)啊，黯華！

(秋痕入，應長急放手。)

秋痕 太太有什麼事？

你去請劉先生和曼麗小姐立刻到這兒來。

秋痕 是。

(秋痕出。)

應長，你知道我喜歡你什麼嗎？

應長 喜歡我誠實。

這當然，不用說了。我還特別喜歡你一件東西！

應長 什麼東西！

黯華 就是你的腦袋！

廳長（摸摸頭。）我的腦袋——怎麼樣呢？

豔華 你的腦袋長得非常好看，活像一個大西瓜！

廳長 豔華，你真會開玩笑！（注視她。）我可以親一親你嗎？

豔華 不可以！

廳長 爲什麼？

豔華 有人來了！

（曼麗雲樵秋痕入。）

雲樵 姑母，廳長！

豔華 雲樵，今天早上你不是說想同曼麗逛東安市場嗎？廳長說他可以用他的車子親自送你們去。

雲樵 謝謝廳長！

曼麗 媽媽！我可以帶秋痕去嗎？我要買許多東西，她可以幫我拿。

豔華 好孩子！我知道你一刻也離不開秋痕的！你們去罷。廳長的車子，就停在院子裏面。外面風大，出去的時候，不妨把窗戶關上，小心招了涼！

雲樵 姑母，再見！（握手。）

豔華 雲樵，等一等！我有點東西給你。（在花瓶內摘一朵野玫瑰，簪在雲樵的衣襟上。）你

瞧，這朵花，不是頂美麗的嗎？

雲樵 牠不但頂美麗，而且頂高貴！

曼麗 媽媽！我有一件事情，忘記了給父親說。（在懷裏掏出一封信。）他剛纔睡着了，我不敢驚動他。請媽媽在適當的時候把這一封信交給他。

豔華 好的！你們去罷。廳長，你送他們到東安市場，立刻就轉來，我還有話同你講，我在這兒等着你呢！

廳長 那自然。

（廳長雲樵曼麗秋痕均出，外面汽車聲。豔華按鈴，王安入。）

王安 太太！

豔華 王安你去請老爺來！

王安 是！

（豔華抽煙。立民入，右手裹傷。）

立民 豔華，什麼事？

豔華 你坐下，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體和你談。怎麼樣？手心還痛不痛？

立民 手心到不痛了，但是眼睛特別不好受。

豔華 該沒有什麼罷？

立民 我想一時還不會有什麼，你要對我談的話呢？

豔華 警察廳長剛纔來了。

立民 他來幹嗎？

豔華 我不知道。他的態度很奇怪，對我胡說八道一陣，就走了。

立民 對你胡說八道嗎？

豔華 立民，你還不知道嗎？他素來對我就不規矩。他老對我說他愛我，我當然不理他那些混

賬話！

立民 這個狗東西！他膽敢這樣嗎？

豔華 我不敢告訴你，因為他是你最親信的人，但是今天他太不成話了！我不能不告訴你。

立民 他怎麼樣？

豔華 他好像發了瘋，一進門就對我講愛情。他要求我嫁給他，他說他要同他太太離婚，要把五個姨太太通通遣散。我說：你對我說這種話，怎麼對得起主席呢？他說：那個老頭子！不久就要死了！我說爲什麼？他說：他已經有辦法。

立民 他有什麼辦法。

豔華 我看見這樁事情關係太大，我就假意和他要好，好探聽他的計劃。

立民 探聽出來了嗎？

豔華

他已經和南方的間諜，有密切連絡，隨時可以刺殺你。

立民

他和南方間諜有連絡嗎？那麼上一次爲什麼他的汽車也中了炸彈呢？

豔華

這是他故意弄的，其實扔炸彈的人，離得很遠，決沒有危險的。他們這樣做，讓你好不

立民

起疑心。

豔華

也許。

立民

立民，你知道不知道，我們的親戚劉雲樵就是一個間諜？

豔華

我早就疑心他，派人偵察他，但是還沒有確切的證據。

豔華

確切的證據早有了。因的警察廳長同他有勾結，故意壓住不發。他要等雲樵逃走以後，

立民

纔告訴你。

豔華

你知道什麼確切證據嗎？

豔華

雲樵送你那一個大花瓶，裏面裝置得有最新式的小型無線電收音機。所以你們的祕密會議，他們會知道。

立民

原來這樣，怪不得一星期以來，出了這樣多事情！雲樵呢？

豔華

已經走了。

立民

到那兒去了？

豔華

誰知道？剛纔警察廳長同他一塊兒坐車出去的。連曼麗秋痕都一同去了。曼麗還留得有

一封信給你。

立民 (拆信，讀。) 豔華，真的！曼麗和雲樵一塊兒逃走了！

豔華 他們坐的是警察廳長的汽車！

立民 真奇怪！他跟隨我多年，從來沒有騙過我！這一次——也許他故意把雲樵騙到警察廳去了，也未可知。讓我去打電話問問。

豔華 你不要再做夢了罷。警察廳長剛纔出去的時候告訴我，他放走雲樵曼麗，立刻就要轉來。他還要同我談愛情呢！等他來，你在屏風後偷聽，你就什麼都明白了。

(王安入。)

王安 太太！警察廳長轉來了，要見太太！

豔華 請他進來。

王安 是！(出。)

豔華 你現在應該相信我的話了，假如你不相信，你可以到屏風後面去。

立民 (在腰裏掏出手鎗。)(假如你的話是真的，我立刻打死這個狗東西！)(轉屏風後。警察廳長入。)

豔華 廳長！你等得太久了嗎？

廳長 你不應當這樣叫我名字，假如主席聽見，他會不允許你的！

廳長 那個快死的老頭子，誰還管他！只要你愛我就行了。

廳長，剛纔你對我說的話是真的嗎？

豔華 句句是真！

廳長 你願意和你太太離婚，遣散五個姨太太，只要老頭子不中用，就娶我做妻子嗎？

廳長 假如你不信，我可以起誓！

豔華 不用起誓了。劉雲樵你放走了嗎？

廳長 放走了。我親自看見他們進了東安市場，我纔坐車回來的。

豔華 花瓶的事，你還報不報告主席呢？

廳長 當然報告他，人已經走了，報告他有什麼關係呢？

豔華 那麼你用不着報告他了，他就在屏風後面！

（立民持鎗出，警察廳長大驚。）

立民 把手舉起來，你這個狗娘養的東西！你敢調戲我的太太，你敢反叛我！你想想，你從前是個什麼東西？你在天津賣燒餅的時候，不是我提拔你，你能夠到今天嗎？你現在居然敢忘恩負義！我立刻就要打死你！

廳長 主席，不要開鎗！讓我說！——

立民 你還有什麼說的？你剛纔已經親口招認了！

廳長 劉雲樵不是我放的，是豔華教我放的！

立民 混賬東西！你還敢冤枉人嗎？你還膽敢叫我太太的名字嗎？你向我太太求愛，又是誰教你的呢？

廳長 你的太太說她愛我！

立民 你不對她求愛，她無緣無故會說她愛你嗎？

豔華 廳長，你的頭腦也太簡單了！我說那樣的話，不過是想套出你的真話。你是什麼人！我能夠拋棄我的丈夫來愛你嗎？

廳長 主席，我真是冤枉！假如今天豔華不說她愛我——

立民 又是豔華嗎？又是她愛你嗎？

豔華 立民，你能夠讓這隻狗，繼續說髒話來侮辱我嗎？

立民 這個狗東西！我要你的命！

（立民連開兩鎗。）

廳長 豔華！啊！（倒地死。）

立民 真正氣死人！

豔華 立民，不要生氣，像這樣的東西，多一個不如少一個。你坐下休息一會罷。

豔華，你在那兒？

豔華 我不是就在你面前嗎！

立民 我怎麼看不見你？

（雙手冥索，豔華扶他坐在沙發上。）

立民，你是怎麼的？

豔華，我明白了！最可怕的時候，已經到了！

立民，難道你真的——

這還有什麼問題？我眼前漆黑，我的腳已經動手麻了！豔華，你知道嗎？在半個鐘頭

以內，我就要失掉一切的知覺！

也許不至於罷！

現在沒有希望了！一切都完了！豔華，我從小孩起，就很自負，看不起任何人。我自己

知道，我的聰明才力，都在他們的上面，我也不容許有任何人在我的上面，後來長大

了，從事政治，我還是一樣的脾氣，凡是擁護我的人，我都要支配他，凡是反對我的

人，我就要謀殺他。我計劃的事體，沒有一件不成功，三十多年當中，我還沒有碰着一

個敵手。——

現在你可碰着敵手了。

誰？

豔華
立民

豔華
立民

豔華
立民

豔華
立民

豔華
立民

豔華 就是死！

立民 豔華，請你替我倒一盃水來。

豔華 (倒水。)你喝罷。

立民 (右手持盃但是不喝。)豔華，死神並沒有來臨，我這個病，不會死的。

豔華 不會死嗎？

立民 比死還可怕！二十分鐘以內，我就要變成一個無知無識的人！別人可以侮辱我，嘲笑我！我是世界上最驕傲的人，我能夠活着過這樣的日子嗎？豔華，死神並不是我的敵手，他已經在我的掌握之中！

豔華 在你的掌握之中嗎？

立民 (右手掏出藥瓶。)豔華，你瞧，他就是死神！他得聽我的命令！我的腿已經麻了，我不能再等了！(吞藥，喝水。)啊，死神，你來罷！我在這兒安靜地等着你呢！

豔華 立民，你還有一個敵手，你知不知道？

立民 誰？

豔華 就是我！

立民 你？

豔華 立民，你知道三年前我為什麼嫁給你嗎？

立民 你曾經對我說過。

立民 那些話全是假的！我當時已經加入政府，作間諜工作，政府知道你要發起偽組織，所以預先把我安置在你旁邊。

立民 啊，原來你是間諜嗎？我太疏忽了！那麼劉雲樵是你放走的了？

立民 警察廳長也是我叫你打死的！

立民 立民，我承認你是我生平遇見最利害的敵手！

立民 立民，我還不算你最利害的敵手。

立民 還有別的人嗎？

立民 立民，你最利害的敵手，就是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民族意識。牠像一股怒潮，排山倒海地衝來，無論任何力量，任何機智，都不能抵擋牠！立民，你失敗了！

立民 我並沒有失敗，我有我的理想主義。

立民 但是你的理想主義，是建築在一個動搖的基礎上面！

立民 立民！你能夠讓曼麗再來見我一面嗎？

立民 你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立民 啊，曼麗！曼麗！你是我現在惟一的安慰惟一的光明，惟一的——（氣絕，死。）

立民 （以手試他的嘴。）這兒的工作就算這樣結束了！

（按鈴。王安入。）

王安 太太，這是怎麼一回事？

豔華 沒有什麼。兩個漢奸，一個中鎗，一個服毒。

王安 太太，是你——

豔華 王安，這堵窗戶，是向那一方開的？

王安 （肅立）是向東開的。

豔華 什麼時候開？

王安 七點二十分！

豔華 什麼時候關？

王安 五點三十五分！

豔華 你的記號？

王安 天字二十一！你的記號？

豔華 天字十五！

（王安肅正敬禮。）

現在聽我的命令！你馬上到書房去，把保險櫃裏的祕密文件，捆成一包，你當然知道保險櫃的數字。同時我回房收拾東西。七分鐘以內，我們就要動身。預備汽車在外面等

候！

王安 是！（出。）

（欲出，回身對野玫瑰。）寂寞的野玫瑰！欣賞你的人已經走了！這兒你又能呆了！
你再要飄泊到那兒去呢？

（幕。全劇完。）

附註：此劇非得作者同意，不得上演或改編電影。一切接洽事宜，請逕函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陳銓。